

死和愛戀

常，似戀
相，其山愛
陸密最之
藤合高兩
白。點側，

海 上

店書草芳

這還是在去年初夏K省S城的事情。

那時我在S城T中學教書，兼任M大學中國文學教授。有一天，挾了講義到M大學去上課，剛進校門，就看見許多學生——男的女的——一堆一堆地聒喧着談論着，似乎發生了甚麼嚴重的事情。

『難道醞釀的風潮，今天已發作了嗎？』

因爲近月來，校內常有攻擊校長的不署名揭帖和刊物發現，所以我自然而然地這樣懷疑着。

『石先生！莊寤生教授失蹤了，你知道嗎？』一個學生趨近驚惶地報告我。

『啊~~~~~』

當時，我耳朵裏覺得『噓~~~~~』的一聲，腦膜像破裂了，眼前一切，輪廓模糊起來；白霧瀰漫着，把景物都藏住，甚麼也看不見。身體虛蕩蕩地幾乎要摔倒。我竭力鎮靜着，一切底一切，才漸漸地像影戲放大鏡般重映入我眼簾；剛才來報告的學生，正呆呆地失神似地望着我。

『先生！頭暈嗎？——要我扶一扶嗎？』

『不。你說莊先生失蹤，可是真的？』

『怎麼不真！他還有留別信給校長呢！』

『幾時發覺的？』

『就是今天早上的事情。』

我們倆問答着，就接着有許多學生陸續地圍上來，問我：『事前知道不知道？』『有沒有留別信？』『莊先生爲甚麼要失蹤？』七嘴八舌，我當時被他們包圍着糾纏着，覺得很討厭，急急突圍找尋校長去。

校長正在莊君寢室內，同事務員王君，還有幾位同事，在檢點莊君底行裝。許多許多學生，擠在門口，探頭探腦地望。我就向校長索寢生留別信看。校長不慌不忙地在懷中掏出褪殘了的茜紅色的兩信封來。

信是用紫色墨水毛筆寫的，很簡單地幾句話：

『校長先生暨諸位同事：』

百感餘生，無意人世；從此長別，前途珍重！

莊寤生留墨。一五，五，五，晚。

客中行裝，乞拍電四川，囑舍弟來領取，此託。」

那時，同事中知道的多了，一個一個都充滿了好奇的趣味，來探問新聞。校長回過頭來問我：

『你同他交情較厚，大概可以知道他失蹤的原因和下落吧？』他問了我，具有熱切的神情，正等着我嘴裏掉出這事件底蘊底來。

『我和他的交情呢，確不是泛泛的；但是他這次出走，竟然把我蒙在鼓裏，連留別信也沒有！』我這樣地想着，覺得可怖的消息，就在目前；因為他那信中，不是明明『無意人世，從此長別……』嗎？不幸的神經性的寤生，怕逃不了可怖的自殺一條路。頓時覺得呼

吸急促，腦筋混亂，胸膈緊張，心臟麻痛起來。

『閒話少說，照留別信中的話，正怕要走自殺的路，現在已經着手找尋他的下落嗎？』我呆了一會，反問校長。

『這我早已料到。』已把他的照片，呈報警廳，請飭探從速訪尋；同時，問過門房。據說：「莊先生昨晚七時半左右出去的，沒有回來。他是單身出去的，好像帶了一個新聞紙書包，沒有問他到那裏。不過出去的時候，穿的是藍布大褂，這是特別的。他走了兩三步，回頭叫門房到明天早上把他房裏桌上的信，交給校長。就問他到那裏去，晚上回來嗎，他說不一定，就去了。」門房又說：「莊先生常在石先生家裏吃酒，晚上不回校是常有的事。」昨晚沒有到你府上來過嗎？」

『那裏！——』我回說。又想到他出門時穿的藍布大褂來：『哦

！藍布大褂！這件粗陋質朴的大褂，他剛到M大學的時候，我見他穿過；後來他改穿西裝了，把牠藏起好久了。這次，又穿了牠去，這是悲哀的象徵嗎？」我這樣的想着，校長又接着說：

『我又打電話到火車站，輪船局，問昨晚上有沒有這樣的旅客。站長回說，「昨晚末班東行車，似乎有一位瘦長的身材，清癯的面頰，鼻下微髭，戴着克羅克玳瑁邊眼鏡，穿着藍布長衫的，大約在三十五歲左右的男子來買票，但是他買的甚麼票，卻記不清楚了」。』

『一定到廣東去了。』我毫不思索地吐出這句話來。

『你怎麼知道呢？』校長聽了我底話，霎時臉色突變，上下眼皮極度修張，睛球睜得圓圓地，凝住不動地呆視着我，似乎不幸證實了他心中底懷疑一般的。忽然又改口說：

『但是，他沒有帶半點行李呢——』

『這到有點危險呢！現在他家裏，發電報去嗎？——』我問。

『就是這樣，——電報沒有發，你看——』校長指給我看牆上黏着的一張雪白的信箋：四邊圍着粗而黑的平直的長方形的寬框條紋；框外右邊寫着『人生的哀歌』，左邊寫着『我底墓誌銘』，中間是一首詩。一股淒厲死寂的調子，使我深深地印入心版，至今還存留着可怖的遺影。詩底原文是：

『我所得到的人生，

是如此如此！

我所瞭解的人生，

也不過是，

如此如此！

人生？ 人生？

……？ ……？』

「這末後刪節虛綫，當然是隱着『人死？ 人死？』這就是他在生死關頭掙扎着的心底發出的沈痛的慘哀的呼聲。」

我一時只覺得腦識模糊，神經不由自主；被目光釘住的黑字兒，一跳一跳地唱着死之歌；慢慢地化出莊寤生的尸首來，浮現在我眼前：魚肚白色的僵冷的臉，凹陷瘦削的頰，一絲微露着的眼，愁苦未斂的嘴，寂寂地躺着，似乎要等好友來吊悼一番的樣子，關不住的淚珠，順勢奪眶迸出，撲簌簌地落下來。似乎校長還說：『我想，且過幾天——』以後完全沒有聽出。

校長一面囑王君把房門加扇；一面邀我一個人到他辦事室裏，商議這件事情。我惘惘地隨了他兩腳移動着走出這所充滿着哀寂的調子臥室。

X

X

X

『你怎麼這樣肯定地說寤生一定到廣東去？可是你對於他失蹤的原因，有些眉目嗎？』我和校長在校長室內，隔着寫字桌坐着。校長低聲地問我。

『這是他在上星期說過的。』

『怎樣說？——爲甚麼事呢？』

『他說看朋友去——一個朋友受了家庭的壓迫，逃到廣東去了。』

他說：「這是我生命之流所托根的一個朋友，一定要找他去。」我問，「這朋友是誰呢？可以告訴我嗎？」他說，「以後一定要使你

知道的。」後來又說了些別的話，匆匆地走了。我因為要赴會，

所以也沒有留他——這樣一直到現在：他沒有來看過我，我很想去問他到廣東的朋友怎樣，可是事情很忙，老不得閒，也沒有機會看他；那知道那一次的分手，就成了永決呢！」我禁不住哽咽起來了。

『你別傷懷！大概還不至於遭不幸吧？要是他走了自殺的路，那今天一定要發現的。餐廳還沒有確真的消息傳來呢——你覺得他近來精神上有變態沒有？』校長一面安慰我，一面問我。

『現在想起來，顯然是不一樣：以前大概三兩天到我家裏來，來了，總是暢談，娓娓不休。有時談到他中學生時代底豐富的戀愛生活，精神興奮起來，哼幾句京腔兒。最近三星期，只來了兩次，不像從前的健談了，說了幾句話，常常目光凝住在屋頂或地板上沈思着；有時我問他的話，他竟沒有聽見，并且，坐不久，就走。去年呢

，和今年的生活，也大不相同：去年他穿的服裝，很質朴素陋的。到我家裏來時，看見了我們愛侶的家庭，常常無端地流淚悲傷起來。我很知道他悲感的由來：他青年時代未婚的愛侶，在十九歲上物化了。那是他在S城高等師範讀書，一時悲慟得吐了血，生了一場大病，從此就輟學，決計要到南洋去。他父母爲了這事，常常流淚。他爲大慈愛力所感動，南洋的計畫打消了；可是對於一切，都很消極。寤生的名字，就在那時起的。但是，過了幾年，他竟順從父母之命，與鄰縣某紳士女兒成婚。驕縱成性的紳女，反使他生命前途益形闇黑；遂逼迫了他一個人跑到江蘇來。他常常自己怪怨自己脫離家庭得太遲。遲早不能成全父母的願望，應該早就脫離的，省得現在精神上受桎梏凌遲的痛苦。這是他過去的事情。今年呢，不像以前的悲傷了。棄去樸陋的土服，改穿西裝了。他底西裝，

是十分講究色調的，大概你也能夠看得出來吧？領結，襯衫，上衣，下衣，襪子，皮鞋，都配合成諧和的優美的雅靜的色彩，整潔平貼，雖一極細小的污點，必蹙眉疾首設法拭去，才舒適。頭髮梳得光兒的。鼻際一簇鬚髭，也整齊疏朗，顯出一雄偉的壯美來。一舉一動，都保持着一種有節奏的合度的勻和的調子。就是寫一字條兒，一定要用鵝黃的布紋箋，寫上紫色的字。一切底一切，都足以使人得到一種美感。近來呢，又恢復去年底潦倒生活了；并且還要利害！一條淺草綠的褲子，滿是酒痕烟灰，皺爛不堪。白皮鞋，變成灰色的了。這是上次來的時候，我得到的印象。我問過他；他低了頭說：『不幸的人，只該如此！』他說了這句話，眼皮霎擡得利害，淚兒簌簌地滴落下來。我問他爲甚麼，只是不回答。恰巧友人來催我赴會，他也走了。我打算過一天看他去——一直到了現

在！——唉！我很對不起他！」

校長斜欹着頭，左手托着高高的顴骨，臂肘支着桌沿，探索的幽潛的眼光注視了我。我支支蔓蔓地說；他頻頻點首，右手拈弄他底日本式的鬚子；晶黝的瞳珠，發出玄思的神秘的光，好像化學家全神傾注在化學試驗上快要發現結果的時候一種神情。

『你知道嗎？他近來好像有些神經錯亂，上德文課堂，鬧了許多笑話，學生有信來呢——』校長聽我說了，鄭重地告訴我。『並且，有的學生說，他底神經錯亂，是失戀的結果呢！』又繼續地說。

『難道他要到廣東去找朋友，這朋友就是他底戀人嗎？』我驚疑地問。

『怎麼不是？』並且她就是大學一年級的女生呢！』校長說到這

裏，從懷裏，取出筆記簿，檢了一小疊信紙交給我，一面說：

『這是在他底小本「少年維特之煩惱」裏檢得的。』

這是一頁蔚藍色的信箋，摺疊得很小，大概校長因為要夾在筆記簿裏的緣故。展開一看署名是『學生錢汀蘭』——一個二十歲左右的新時代的女學生，浮現在我腦幕上：清麗秀逸的姿容，流動明慧的眸瞳，豐腴紅潤的兩頰，短短的整齊秀美的頭髮，前覆額際；楚楚的白裕，高高的黑裙，充分地顯出孤高質朴的性格來。她確是值得莊寤生愛戀的可人！

字迹很潦草錯亂，想來是在匆迫中寫成的。

『寤生先生：

別了！學生以父命隨父回粵去了！

先生！我深知道你是十二分愛我的！先生的恩德，是學生深感不忘的，是永遠深感不忘的！雖然只有半年的師生關係。

可憐的我，以後不復能跟隨同學們膏沐先生的教澤了！並且，不復能接受你的愛了！

別矣先生！但是你的愛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！小影一幀，聊當紀念。敬祝

康健！

學生錢汀蘭上 五月二日

「她父親爲甚麼要叫她回粵？」「爲甚麼不復能接受你的愛了？」這些問題，不住地在我腦潮中浮沈着。

錢汀蘭是廣東人。她父親雖然在N城保險公司辦事，他底思想

，還是被宗法社會支配着。他本來不贊成她遠道求學的；因為S城有親戚，就答允他進M大學讀書。汀蘭早出晚歸，住在親戚——舅父——家裏。

『這信是五月二日寫的，離今日不過四天；但是告病假已有三四個星期了，同回粵問題有沒有關係？』我不知不覺地，把問題移到汀蘭方面去，忍不住發問。

『告病假是他舅父來的信，但是據學生說，汀蘭從告假那天起，被舅父禁錮起來的。上星期她父親來信，爲汀蘭請求退學，因爲要回籍準備婚事，此中情形，不得而知。』

校長說着，一面在抽屜內檢出請假書及退學書給我看。

『現在失蹤的原因，已經證實，再無疑的了。別的不管，你看現在有沒有挽救的方法？我不忍觀優秀活潑的友人，爲失戀而走上